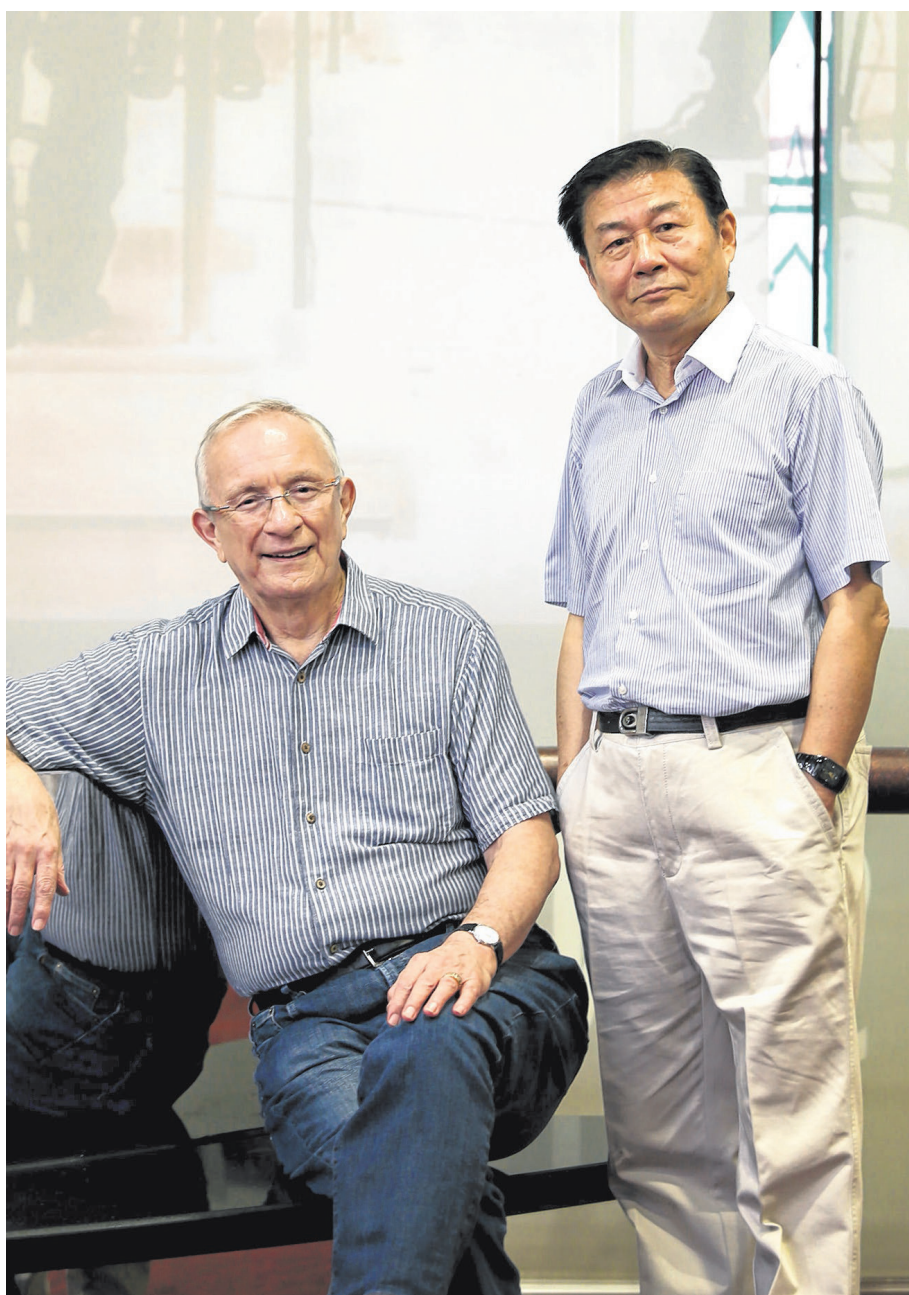


适逢国家50岁生日，今年本地音乐活动热闹非常，各团体以SG50为主题，除了演绎本地创作，展现本地演奏家风采，不少乐团也委托本地作曲家创作新作品，作为给国家的生日献礼。

对作曲家而言，这是忙碌的一年，委托创作量比以往明显增加。当然他们忙得愉快，毕竟这是难得一遇的机遇，而他们也能得到不错的酬劳，改善生活。

SG50或是很强的催化剂，能为本地古典、华乐各乐坛累积曲目，也能鼓励更多乐团开拓本地创作的场域。不过这种百花齐放的盛况，会不会昙花一现？日前，记者与几位本地作曲家访谈，听听他们的观感。

陈宇昕 / 报道



移民本地二十一年以上的作曲家沃森（左）和罗伟伦，都为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奉献了新作。（龙国雄摄影）

【冯国峻】 委约很多时间不够用

这几年，本地中西乐新创作中，经常能看到冯国峻的名字。

今年26岁的他，刚完成杨秀桃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士学位，来临的8月将追随前辈、去年青年文化奖得主陈长毅等人的脚步，到美国皮博迪音乐学院（Peabody Conservatory of Music）继续深造。

拉二胡出身的冯国峻目前也是鼎艺团驻团作曲家，本月乐团才刚在德国演出他的旧作《安祥路的说书人》。今年，除了为鼎艺团创作外，他也接到许多关于SG50的创作委托。

今年4月交响管乐团演出他的笛子协奏曲《寻》，本地小提琴家朱舒詠5月也在美国演奏了他的新作“Hustle Bustle”。来临的7月由Kris Foundation举办的“回家之旅”音乐会，五位在国外的学艺的本地年轻音乐家也将演奏冯国峻为他们量身定作的五重奏曲“Journey On”。此外，吉丰华乐团也邀请他以本地15种美食为题材创作，为新加坡庆生。

冯国峻说，今年的委约创作比往年更多，时间好像有点不够用了，若往后每年都这样，对职业作曲家来说，就更好了。

为国家生日创作，难免会想要以历史为主题。以《寻》为例，他在构思时就想象自己是一个从中国到南洋的过番客，用音乐描述他来到陌生地看到的情景。

“Hustle Bustle”则意味着忙碌。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其实并不是直接为国庆而写，但却很适合放到这个脉络来谈。冯国峻说，有一天中午，他在莱佛士坊地铁站，看着身边熙来攘往的人，每个行色匆匆面色凝重。他从这个场景开始，慢慢建构乐曲，利用五声音阶不断扩展，写了一首让演奏者没有机会休息的忙碌乐曲。

他说，这就是新加坡人生活的日常，忙忙碌碌，各种声音混杂。

谈到多元文化，许多本地作曲家都会采用各族的音乐元素。他解释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新加坡某个地方，左边是华人在办丧事，右边是马来人的婚宴，各种音乐真的并存着。”

《安祥路的说书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两把二胡扮演华语和马来语说书人的角色，在舞台上对起话来，不同的语言，都在诉说新加坡的故事。

今年的委约中，有些委托人为了配合欢庆主题，会要求冯国峻创作更“正面”的音乐。对此他说，他还是个学生，一切还在学习，但他相信音乐必须首先让自己满意，然后让演奏者满意，最后让观众也满意，三者之间必须求得平衡。他不希望因为SG50而有太多限制，作曲家还是应该追求好作品。

他说，无论什么委约，最重要的是作品以后还有没有人愿意演奏。

【陈长毅】 应将今年的盛况视为健康趋势

人在美国的陈长毅，今年也受委创作了不少SG50相关作品，接下来，新加坡国家青年交响乐团、新加坡交响儿童合唱团与The Graduate Singers都将呈现他的作品。而他在创作时，往往会寻找本地元素的诗意特性，以此发挥，他认为SG50的作品不一定必须明亮、欢腾，也可以怀旧、抒情。

他目前正着手以本地淡米尔语诗人伊巴（KTM Iqbal）与英语诗人南锡（Pooja Nansi）的作品来写作合唱作品。

陈长毅说，今年本地音乐团体举办多场音乐会呈现本地新作品，令人振奋。本地作曲家获得不少机会，但最大的挑战是政策制定者未来能否将今年的盛况视为健康的趋势，并持续支持本土艺术的发展。



本地年轻作曲家冯国峻今年创作了多支与国庆相关的中西乐作品。（叶振忠摄影）

本地作曲家为SG50忙碌 创作盛景能否延续



陈灿汶认为，创作不应以委托为前提。（XYO乐团提供照片）



令人振奋。（档案照）
陈长毅说，今年本地音乐团体举办多场音乐会呈献新作，本地作曲家获得不少机会。

【陈灿汶】 百花齐放不能滥竽充数

7月5日，1980年代的新加坡青年交响乐团成员，将在当年的指挥、文化奖得主吴世勉带领下，以音乐庆祝新加坡生日，其中委约作品就有陈灿汶创作的《晨曦》。陈灿汶说，“晨曦”有一丝曙光的意味，这首10分钟长乐曲以新加坡建国历史为背景，讲述国家从无到有，从穷到富，音乐也随着由负到正，由阴暗到明亮，由地狱到天堂。

此曲有两大动机，第一个是新加坡国歌唱词“Ma-ri ki-ta”的这四个音。另一个音乐动机，他则希望观众能亲自到场聆听，寻找解答。

陈灿汶认为，创作不应以委托为前提，他至今已写作四部交响曲，都非他人委托。在完成《晨曦》后，他已开始全心

力着手创作《第五交响曲》，想献给建国总理李光耀，希望今年内能够完成作品。

陈灿汶是已故音乐家梁荣平的学生，梁荣平曾创作两部交响曲，陈灿汶受他启发，希望自己也能创作西方音乐典律中形式严谨的交响曲作品。这也是他给自己的严格试炼。

对于今年乐坛创作百花齐放的盛况他不予评论，但认为百花齐放的前提应该是真材实料，认真打磨，绝不能滥竽充数。

【沃森】 对本地作曲家是个极好的起点

旅居本地25年的埃里克·沃森（Eric Watson）今年也为SG50创作了几部作品，将于7月3日在新加坡华乐团新乐季序幕音乐会上演的《庄严的独立宣言》，就是一首主题相当严肃的作品。音乐会上，演员

林继堂将配合音乐朗诵李光耀的语录。

沃森说，当初与音乐总监叶聪构思创作时，就决定以李光耀的语录构成建国的编年史，当时李先生仍健在。沃森表示非常崇敬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也很敬仰他的性格。哲人其萎，他希望借此曲怀念李光耀。

创作历史题材作品需要深入研究，为此沃森花了不少时间阅读传记，到国家图书馆翻阅旧报章，寻找代表性语录作为创作素材，最终选定了一系列从殖民地时代到1980年代的李光耀语录为叙事主干。

对于SG50的委托创作，沃森认为不尽然要书写历史，作曲家也能选择展现本地的民俗风情。他今年也将为鼎艺团创作一部新作品，构思中，乐曲将由五个乐章组成，每一乐章勾勒一个本地文化场景。

他说，相对25年前初访新加坡的音乐场域，今年因SG50而高度集中的创作氛围，可说天壤之别。目前在南艺执教的他也发现，学生中也有许多接到创作委约。也许这个势头明年会淡下来，许多作曲家会想要喘一口气，但却是个极好的起点。

【罗伟伦】 与潘正镔合作颂歌歌词

来自香港的罗伟伦，20年来与新加坡华乐团合作甚密，今年71岁的他坦言自己的创作量已逐渐减少。

7月3日的音乐会上，新加坡华乐团将联合合唱团演出他为新加坡生日而作的《新加坡颂歌》。罗伟伦与本地诗人潘正镔合作创作歌词，通过文字描绘新加坡的发展进程，最后一章则直接采用《信约》的文字。全曲以清唱套曲（cantata）的形式呈献。

建构国家的音乐身份无需操之过急

艺术作品往往会涉及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问题，纵观西方，尤其欧洲诸国，每个国家都有明显的音乐身份。人们常听到本地各乐团演奏《在丹戎加东》（Di Tanjong Katong）这样的作品，就是新加坡的声音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些SG50相关的新创作，能不能代表或再现新加坡的音乐身份？

沃森说，新加坡还很年轻，要知道，西方各国可是花了几百年才慢慢建构出自己的音乐身份。有人说，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就像罗惹（rojak），这或许不无道理，但其实罗惹又分印度罗惹、马来罗惹和华人罗惹。“或许就像本地食物一样，新加坡的身份，就是色彩缤纷，风味杂陈。”

应是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

冯国峻则分享了一件旧事：几年前他和鼎艺团到菲律宾参加音乐节，当局让各国乐团展现各国文化，这个突如其来

的要求让他们很烦恼，最后他们唱了“Singapura”。

这件事让他开始思考本地音乐身份的问题，但最后他反问：会不会是因为现代人都太实在了，就连音乐身份，也要求人们拿出实际物件（乐曲）来展示呢？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去证明什么。

资深作曲家罗伟伦也认为没有必要操之过急。

他以美国为例说，美国也是一个移民社会，其音乐发展的时间比欧洲要短，却因为来自非洲、欧洲和土著的文化交融，慢慢发展出有别于欧洲的音乐传统。

“这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

罗伟伦认为，现在本地作曲家做的无非是铺路的工作，“到现在，谁都不能确定‘南洋音乐’究竟是什么。”他发现，现在许多年轻作曲家已经“争先恐后”冒出头来，个个充满自信，他相信这个能量是不可估量的，最怕是大家原地踏步。